

# 逆行的鱼

◎常新港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 逆行的鱼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系列



作者：陈一凡  
插图：陈一凡

名家名作随身读

# 逆行的鱼

◎常新港 / 著



· 广州 ·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 目录

---

- 001 / 逆行的鱼
- 006 / 对改变声音的梦想
- 018 / 独船
- 029 / 麻雀不唱
- 040 / 在拥挤的人群中
- 051 / 鬼电影和曹布拉遭遇的生活
- 065 / 长夜难眠
- 077 / 哑炮
- 082 / 海绵锋利
- 093 / 涩果绿遍天
- 107 / 天堂的卧室也漏雨
- 120 / 我免不了要冲动
- 133 / 十五岁那年冬天的历史
- 145 / 侵略
- 156 / 我们可能成为某一种老人
- 171 / 苏丹快跑
- 185 / 乌龟是怎样变成豹子的
- 198 / 麻烦你送我一个妹妹，弟弟也行
- 210 / 像保龄球一样向前滚动
- 223 / 玻璃蛋中的那粒米
-

## 逆行的鱼

少年吴祥在北方的九月认识了鱼，见识了罕见的成群的鱼。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跟鱼联系在一起。

他在那个早晨，抬头望了一眼城市上空永远挥之不去的烟雾之后，愤然走出了家门。临出门之前，他找出家里的一些钱，留给爸妈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你们不能寻找我。

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他什么也看不清，或是什么也不想看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印象他都不想带走。他只清晰地看见命运的前面有一扇被风吹动的绝望的门。他在门前犹豫着。

这时候，他看见了松花江上那艘白色的小型客轮。他关注它，是因为它通体有着惊人的白色，而且在涌浪的推动下，这艘白轮船很随意地漂荡着。它随意漂荡的姿态诱惑了他。

他没问这艘白轮船上哪里去，就买了一张船票。售票员问：“你到哪里？”他说：“我要上这艘白轮船。”售票员又问：“你总该知道，上这艘船后准备在哪里下船吧？”他回答：“在终点。”

他走上了白轮船。他把一条腿抬起，搭在船舷的扶手上，身体靠在栏杆上。站了许久，他一动未动，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件没有晒干的衣服。



船的汽笛终于响了，船员就要收起登船的踏板时，吴祥看见一个拎着背包的少女高喊着扬着手跑过来。少女终于走上了这只船，在她气喘吁吁想平静一下时，她包里的一个东西滑入江中了。吴祥看见滑入江中的是一盒香烟。所以，吴祥很认真地看了看那个少女。

当吴祥再次看见那个少女时，他差一点没认出来。少女已化了妆，涂着红红的嘴唇，画着黑黑的眼影，描了细长的眉毛，还有……她嘴上还吐着烟雾。

他躲开了那个少女的目光，因为他觉着那目光容易招惹是非。刚刚这么想时，那少女却冲他讲话了：“喂，高中生。”吴祥重新盯着那少女的脸看。这一看，因为离得近一些，就看出少女脸上的妆化得很糟糕，尤其是嘴，被她描得像只放大的眼睛。看上去，这少女就有了三只眼。只要一想象，她就像一个怪物了。吴祥被少女的怪样子引得笑起来。这一笑，他才感到自己许久没笑过了。少女叫他，是问他有没有抽烟，他摇头，使劲摇头。

白轮船行驶到草甸镇的时候，天色已晚，第二天天明时分，才能到达终点同江。吃晚饭时，吴祥在舱外的船舷旁又看见了那少女。她已卸了妆，长发随意飘下来。她端着盒饭，打开盖，没吃一口，就倒入江中了。

吴祥不知为什么，学她几小时前喊他一样，也冲她喊了一声：“喂，高中生。”

她回过头来。于是，从船舱内透出的光线中，少年吴祥看见她脸上若隐若现的泪痕。

他走过去时，她正把白色的快餐饭盒丢入江中。那白色饭盒起初还随波漂着，像白轮船遗失的孩子，不忍离去，可转眼间还是被浪吞没了。

少女就呆呆地望着白饭盒消失的地方。

他走近她，望着她的侧影。他终于小声问：“你去终点吗？”

少女抬头望着岸边划过的暗影，同样小声地回答：“终点。”

说完这句话，吴祥和少女互相认真地对视了一下，那情景看上去有些像道出了生命中的一个隐秘的暗号。

接下去，少年吴祥说：“猜个谜好吗？”

少女垂着头说：“有意思吗？我不感兴趣。”

吴祥说：“我也知道没意思，到终点之前，我只想轻松一些。”

这一次少女认真地读了吴祥的脸。吴祥的脸一半在船舱内透出的光线里，一半在暗影中。那处在暗影中的脸，在流逝的江水的作用下，闪烁着细致的不易察觉的波纹。

少女说：“你说谜语吧。”

吴祥说：“是有关你的。”

少女说：“我的你的都无所谓，请快点说吧。”

吴祥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你刚刚参加完高考，而且没考好。”

少女的身体动了一下，像是走在街上冷不防被人用石头击中的反应一样。

两人陷入了沉默，就像黑暗中的景物。

突然，少女把俯在船栏上的身体抬起来，用有点奇怪的声音问他：“高考前，你摔过家里的东西吗？”

吴祥也兴奋起来，就如同列数丰功伟绩一般：“我先摔了妈妈的茶壶。知道吗，景德镇的茶壶。妈妈专门用它泡当年的绿茶。然后我又摔了爸爸的一件木雕工艺品，那是他从云南出差带回来的工艺品。那时候，我的功课很糟，心里很焦躁，我只想摔东西。”

少女笑起来：“你摔的东西不算什么。”

吴祥说：“你砸了电视不成？”



少女收敛了笑容：“我砸了钢琴。”

吴祥说：“还是你有魄力！”

少女又笑起来。是那种有些仇视的笑。

早晨5点钟，这艘白轮船停在了终点。江上一片雾气，每个人都能闻见潮湿的浓重的腥气。当7点多钟，浓雾渐渐散去时，岸边上只站着少年吴祥，和那位少女了。

他们看见了黑龙江。它比松花江更阔，比松花江的水流更急。

吴祥和那个少女跟不认识一样，望着面前的江水。

少年吴祥转头的时候，发现岸边云集了许多渔民。他们也望着江水。

这时，江面上在阳光驱逐了雾气之后，出现了惊人的一幕：江面上浪花飞溅，金属般光洁的物体在水面上逆水而上，仿佛江水在倒流。

少年吴祥和少女都看呆了。

站在吴祥身旁的一位老人对他说：“没见过吧？”

吴祥张着嘴，只顾摇头。

老人说：“这是大马哈鱼逆水到故乡产卵来了。它们海里生长，江里死。它们逆水而上的时候，为了游得快，就减轻体重，不觅食，不顾疲劳，游回故乡。待产完卵之后，它们的生命就结束了。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捕捞大马哈鱼的。”

少年吴祥问：“那些产下的鱼卵是怎么生活的？”

老人说：“鱼卵化成幼鱼后，成群往海上移居，约在海中生活4年。长大之后，它们会记住自己出生的地方，逆水回到故乡。”

在大马哈鱼逆水而上的那几天里，许多渔民都看见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在岸边追逐着鱼群的踪影。他们都认为，那是两个度假的高中生。

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少年吴祥看见那个少女蹲在江边，用江水洗了脸又梳了头，然后把一个药瓶扔在了江水里。

少年吴祥也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药瓶，奋力抛入江中。

少女朝他举起滴着江水的毛巾。

吴祥朝少女微笑。

几天之后，少年吴祥回到了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家。少女也回到了那座可爱的普通的城市。

## 对改变声音的梦想

金子箭的生活太平常了。金子箭的生活太不一般。这很矛盾。金子箭可不想出名，从没想过这种时髦的事。一个上初二的脖子洗不净总围着贴肉黑泥巾的男生怎么会想到如此奢侈的事呢？打死你打死我打死他打死谁谁都不信。

班主任刘琴讲着课，可以说，正讲到神采飞扬时，突然停住了，两眼紧紧盯住金子箭：“金子箭，你今天洗脸了吗？”刘琴老师有个毛病，她看见学生脏，尤其脸脏，她就受不了，就会火，就会大大影响她讲课时的情绪。刘琴的课讲得好，引得许多学校的老师来旁听，也叫取经。一有听课的老师要来，刘琴班里的卫生委员总特意提醒金子箭头天晚上彻底搞一下自己的卫生，卫生委员很负责，还叮嘱一句：“耳朵眼里也要清理！”金子箭这样回答：“耳朵眼里她根本看不见！”

金子箭痛恨起早的人。他说那些起早吭哧吭哧练长跑出臭汗的人傻，是天下第一号臭大傻。怎么会有这么多臭大傻？

他的同班同学，体育委员长腿马英一听金子箭骂爱运动的人是臭大傻，就用眼睛斜他：“人不运动，难道躺着等死？”

金子箭说：“未来的生活，是靠脑袋生存，不是靠四肢。”

长腿马英仍斜着一双眼：“接着说，你好像挺有大道理。”

金子箭摇头：“请你先把眼睛正过来，别斜着看人，再斜，你也成不了外星人。”

马英不情愿地把眼正过来，但还是有点斜。

金子箭不跟马英讲价，一口咬定：“你眼睛还是有点斜，我等你把眼睛完全校正了，我再讲大道理。”

马英差一点伸出长腿踢他一脚，但他不能踢，一踢，就把金子箭的大道理踢飞了。

马英把两只眼直对着金子箭：“这回行了吧？可以了吧？”

金子箭又说：“你要用眼睛吃人啊？看瞪得跟牛眼一样，温柔些行吧？”

马英见周围拥着几个人，这会儿又多了几个，心里就不想输了这场嘴架，他就眯了眼睛，让脸上的肌肉活动起来。

金子箭满意了。金子箭先问一句：“见过乌龟吗？”

马英说：“见过，当然见过。”

金子箭又说：“只见过小乌龟吧？衣扣那么大的！”

马英急了：“屁，有这么大，”说着用两只手一比划，“碗这么大的。”

金子箭就说：“行行行，就算你见过这么大的龟。你知道你比划的那么大的龟已经活了多少年吗？至少十年。你知道乌龟能活多少年吗？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它们长寿，可它们从不早起，它们三天伸一次脑袋，十天不喝一口水，你比得了吗？比不了，所以，得学，学卧功，一动不动的卧功。”

马英还是伸腿踢了金子箭一脚。

马英喜欢金子箭，所以他们是朋友。但同学们都觉着他俩成为朋友是件怪事，拿动物比喻的话，他俩习性完全不同，狗和猫能玩

到一起吗？可他们就天天在一起，经常咬得一嘴毛。

一周两节体育课。金子箭只上一节体育课，另一节就不上了。他会送上一张假条，说自己这疼那疼，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哪里疼，所以金子箭就得逞了。别的同学绕着操场练中长跑，练耐力，金子箭趴在教室里睡觉，一个人很舒服很惬意地睡觉，而且，还打呼噜。隔壁教室正上音乐课，金子箭的呼噜声就旁若无人地逛了进去，惹得上音乐课的教室里一片笑声。音乐老师合上钢琴盖，对同学们说：“我去一下就回来。”她一边走，一边用面巾纸擦脸上的汗。她一走进金子箭睡觉的教室，眉毛就立起来了，走近金子箭时，她的眉毛又放平了。她看见金子箭的睡相十分像三四岁的婴儿，嘴角流着口水，口中喃喃自语，还不停地咂着嘴，就差把小手指头噙在嘴里了。音乐老师的孩子只有三四岁，她知道有这种睡相的婴儿，睡眠很沉很死，如果硬要弄醒了他，他会又哭又闹的。

音乐老师没叫醒金子箭。她走出教室之前，又看了一眼金子箭的睡相，然后把门带上。门有些松，关不严，她就从衣袋里掏出几张纸，叠了几下，夹在门缝里一挤，门关严了。

金子箭学习成绩相当好。开始许多人不信，那是因为不服气。金子箭有很多毛病不是一个学习好的人应该有的。比如，作业没有一次做得完美的。金子箭做数学作业，总要漏下两道比较复杂的题。做语文作业，照着课文抄，他也能抄错。有一次，语文老师把语文作业本扔给金子箭：“这作业是你做的吗？”

金子箭很谦虚：“老师，我改。”

金子箭一考试，就判若两人了。考卷上不但整洁，复杂的数学题他也能解出来。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都不敢轻易批评他了，唯恐错怪了一个天才。

马英背后问金子箭：“看你平时不怎么样，水了吧唧的，怎么

一考试成绩就在前面?”

金子箭说：“我如果吹自己聪明，你心里肯定不舒服。其实，咱学的那点东西，用不着驼背熬眼睛。我觉着应该把时间挤出来干自己愿意干的。”

马英说：“我看你还是有点吹。”

金子箭纠正马英：“为什么不说我这是一种自信?”

金子箭有个恶习，在卫生间读书。晚上10点至10点30分，是他占领卫生间的时间。金子箭的爸爸和妈妈曾试图改变他这种恶习，但改不了。错过这段最佳时间，金子箭就白白在那里坐着，解不出大便。如果在那个时间坐在便池上，没有书读，也是白白坐在那里。如果在那个时间坐在那里有了书读，而书只是课本什么的，也是白白坐在那里。所有的条件全部具备之后，手里的书必须是闲书，这样，一切事情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晚报上的那条重要消息，金子箭就是在卫生间里获悉的。那则消息刊发在报纸的角落里，不易被发现，就像一间屋子，挂着蜘蛛网的地方，除了想打扫卫生，平时谁会注意？可金子箭偏偏在那天大便不畅，就把手里的那张晚报颠过来倒过去地看，连广告都读了一遍，才把目光移到那个角落里，原以为还是广告，题目也太像医疗广告了：《妙手回春的“针灸”大师》。读下去，金子箭就精神起来。文中介绍了一个身居偏僻之地的奇人。那个地方叫羊草村，充满诗意的名字。这个奇人用补鞋的锥子为小提琴针灸，一把把平庸的价格低廉的小提琴，经他针灸之后，音色绝美，价值倍增。文中还说，小提琴是有生命的，它的音箱是由上等木板制成的，每块木板都有天然木纹，那木纹就是血脉，决定小提琴的音色。文中介绍，为小提琴针灸的刘秉西已患病卧床一年，这罕见的技艺恐怕要失传了。文中又补充到，记者最近再访刘秉西时，他已不见踪影，人们

传说，他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去了国外。

金子箭望着报纸发愣，觉着为小提琴针灸的刘秉西老人是从这张报纸上消失了的。他要从一行行铅字里把刘秉西找出来。

金子箭是在第三天消失的。一共失踪了四天。在这四天里，学校和金子箭的家里全都乱了套。没有办法，金子箭的爸爸去派出所报了警。第四天晚上，金子箭自己回家了。他刚在家里站了两分钟，屋子里就塞满了难闻的汗臭味。

爸爸问他：“跑哪里去了？”

他说：“去羊草村了。”

爸爸说：“羊草村？去羊草村干什么？那里有什么？”

金子箭不想说话，他觉着爸爸的样子很怪，很无聊，他能想象到，如果告诉爸爸他去羊草村找一个叫刘秉西的老人，爸爸肯定说他有病，吃饱了撑着了。

所以，金子箭不说这些，懒得说。再说，他心情真的很糟。他找到了羊草村，但那里的人不知道有一个为小提琴针灸治病的老人，还说，一个人有一手绝活，不给牛扎针，不给马扎针，不给人扎针，给小提琴扎什么针？有病吧？

金子箭从羊草村回来的第二天，妈妈领他去了一趟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医生检查后说，金子箭一切良好。

班里又搞了一次测验，金子箭夺了全班第二名。

金子箭的爸爸和妈妈一下子变得愉快起来。本来，金子箭的爸爸从不看广告的，但金子箭对广告有过最精彩的评价，他说，广告是中国最精彩的片子了，比又臭又长的电视剧强多了。所以，金子箭爸爸也开始觉着广告好看了，它们主题明确，画面花哨，音响分不清流派，看着过瘾。

金子箭突然消失了四天，又突然出现在生活中，又考了个全班

第二，这让他爸爸有了崇拜儿子的好心情了。

那几天，只要金子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爸爸就凑过来看，还养成一个习惯，老问儿子金子箭：“刚才广告说什么？”

金子箭随口就说：“广告说，无绳电话不清晰，请服巨能钙。”

金子箭的爸爸说：“瞧我儿子的记忆力，过耳不忘。”

金子箭的妈妈说：“无绳电话不清晰，请服巨能钙，这些都挨得着吗？你崇拜儿子也太盲目了吧！”

金子箭笑得很狡猾。

金子箭的爸爸想了想，说：“是呀，这电视台的广告是怎么做的，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往一处捏！”

金子箭的妈妈说：“什么电视台？那是你儿子的广告词！”

爸爸嘿嘿地笑了，从嘴里吐出的话仍充满了拍马屁的味道：“我儿子挺幽默。”

这种轻松快乐的生活没过几天，金子箭家里出了一件事。这事情既成事实后，金子箭爸爸想起来还不相信，绝对不相信，这种事怎么会从天上直落到地上，砸在金子箭头上，让金子箭的爸爸眼冒金星差点栽在地上。

门铃响得很急促，听上去很没有耐心，如果再不开门，那门铃就会喊破了嗓子。金子箭去开门，门锁刚一拽开，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金子箭看见的是同学刘鹿，后面还有一个怒气冲冲的大个子男人，男人手里拎着一把小提琴。

金子箭看见那男人手里的小提琴，心里大叫不妙。但他不知道事情糟到什么程度。金子箭问刘鹿：“出什么事了？”

刘鹿的半个脸已经肿了，看上去那脸已经歪了。刘鹿带着哭腔说：“找你爸爸。”

这个时候，金子箭的爸爸正半躺在卧室的床上读报纸。听见外面有客人来，就拎着报纸出来了。还没看清客人的模样，一件东西就扔在他脚前。

金子箭的爸爸吃惊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

刘鹿的爸爸不言语，用眼光命令儿子说。刘鹿说：“这是我爸爸。那小提琴是我爸爸演奏用的，被金子箭用锥子扎了不少的眼，他说可以让小提琴变得身价百倍。可……”刘鹿一边说着，一边胆怯地盯着爸爸的脸。刘鹿的爸爸这才说了三个字：“接着说。”

刘鹿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这把小提琴报废了。我爸爸说，它一点用也没有了，它让金子箭扎坏了。”

金子箭的爸爸问：“金子箭，你为什么给小提琴浑身扎眼？”

金子箭说：“我那是为小提琴针灸，扎好了，它就是一流的小提琴了。”

刘鹿的爸爸冷笑道：“它现在一文不值了，它变成了一个摆设，变成了一个没有嗓子的歌唱家，变成了垃圾。”

金子箭的爸爸说：“我们可以赔偿这把小提琴，但你不能把自己的儿子打成这样啊。”

“赔偿？”刘鹿的爸爸又开始冷笑，金子箭一听见这个高个子男人冷笑，心里不祥的预感就愈强烈，心里就开始长扎人的草，乱乱的，一丛一丛的，闹人呀。

高个子男人对金子箭的爸爸说：“你现在该知道我这把小提琴多少钱了吧？”

金子箭的爸爸愣了一下，脸上也有一块阴云飘过：“总不会一万元吧？”

“两万四千元。”

“两万四千元?!”

刘鹿的爸爸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把两年前购买这把小提琴时的发货票带来了，请你认定！”

金子箭的爸爸看完那张发货票，又看了一眼儿子金子箭，脸上的肌肉就开始异常地运动了，先是局部的抖动，然后是整张脸不规则地抖。

刘鹿的爸爸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取钱？”

金子箭的爸爸说：“我一定赔，一个星期后就可以把钱交给你。”

果然，一个星期后，金子箭家里赔偿给刘鹿家里两万四千元钱。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只要金子箭的爸爸有工夫，就开始教训金子箭。金子箭不回嘴，他知道家里赔人家两万多元钱，虽然没要了爸爸的命，但也让父母心疼得不行。但令他暗自高兴的是，那扎废了的小提琴，那把浑身上下千疮百孔的小提琴，却让他留下来了。他平时把它放在床下，家里没人时，他就继续在小提琴的身体上针灸，为它治病。它病了。它死了。也许深度昏迷还未醒来。

金子箭不明白，小提琴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死了呢？他不懂音乐，但他对小提琴的弓弦发出的声音异常敏感。两万四千元换来的废琴发出的声音确实像一个人在哭泣，沙着嗓子哭，像一个挨打的孩子。金子箭望着废琴发呆，又开始下意识地用锥子在琴身上扎眼。他希望它在他的针灸下，能醒过来。

不久，学校里许多老师和学生都知道金子箭将一把音色纯美的小提琴用锥子扎死了。有人传说得更离奇，说被金子箭扎坏的小提琴是一把价值十万元的意大利小提琴，那把小提琴被许多优秀的小提琴手演奏过。

金子箭靠着自己的想象，给这把小提琴重新针灸了一遍。那细密的锥眼酷似一枚箭头朝天的箭的图形。